

## 方師鐸先生贈書專櫃整理書信選

### 方師母給方謙光家書(三)

謙光：你好。

上次我匆匆的給你寫了一封信，託艾小姐寄給你，想已經收到了。由於近來課業太忙，又要奉師命參加展覽，因而未能給你寫詳細的信，現在重來做復還不覺得晚吧？

我自從給你的第一封信自美國寄出後，我每天都在計算著時日，盼望信能早日寄到你的手上，並希望著你的回音，果然，在去年十二月六日你的信自天外飛來，收信時正是我要上「佛學」課的途中，我把信放在書包中帶到教室。但信我沒有拆，我一直在鎮定我自己，我安心的聽完大師講的三堂「佛教人生哲學」課，我在念佛，我在感謝，我知道信中會給我帶來無限的安慰與喜悅，我的兒孫們，在這個世界上平安美好，這多年來我有這種自信，我的兒子一定平安，一定有信，一定會得到人的照顧。因為你們家祖德很厚，祖父母一生行善。我和你爸雖不如祖先德高望重，但我們設身處世總是正道直行，如有善舉總不後人。尤其對青年學生的照顧不留餘力，我常常有一個念頭：我照顧人家的孩子，人家也會照顧我的孩子，上天是公平的，而且我是一個絕對的因果論者，我感謝上蒼、感謝所有協助我們的人。能有今天，我們一切都應當滿足了！

讀你的長信，我的心中真像翻倒了五味瓶，苦、辣、酸、甜一言難盡，但有很多事已成過去，撥雲霧而見青天，我們應當忘記過去，瞻望將來，雖然時光無情，流逝太快，但我們能把握到的，我們還是應好好把握。我知道你想念我們，我們又何嘗不想念你們，你們的照片是我們的安慰，也是我們引以為榮的。我現在見到初中三年級的學生，我就會想：我的孫兒也在念初中。我在吃糖果的時候，我內心就會叫一生峇兒，不禁自己會笑起來。我一直覺得我有一位賢德的媳婦，一個孝順的兒子，人生在世夫復何求？見與不見都沒有關係。只要心靈相通，我們望有更高層次的遇合。

在你四歲的時候，每天早晨，我教你念四個方字，然後到中南海玩一轉，回來時在西長安門看車子，你小時最喜歡看各種車，到家後把你交給奶奶。奶奶疼你，照顧得無微不至，那時爺爺還沒有對你開始管教，但對佑祥已經注意讀書了。我對望平和佑祥兄弟，從他們母親不在之後我照顧

他們特多，但你說的遭堂嫂白眼，我可以深深的體會得到，佑祥繼母不賢，我也深受其害。離家後，我不願再回去，也不無原因，同樣的兄弟，同樣的妯娌，但性格上就有那樣的不同，我想這和所受的教育有關。大伯是否還在？他的兩個兒子都先他而逝，如此一人也夠淒涼了！

從你的信中我知道你的中文很好，表情達意都很通暢，是爺爺的教導也是你自己用功，最難能的是你的舊體詩寫的很好。這對你們學理工的人來說，可以起平衡作用，不論對人格的修養或是感情的調劑都很重要。爸爸科學的根底很好，後改習中文，一切還是以科學的方法處理問題，所以頭頭是道，路路皆通。我是念中文的，沒有科學的基礎，一直很糊塗，十年前我會努力的走科學的路，純科學的東西我念不了，但我能念生物學、人類學、社會科學……，折騰了好幾年，總算知道了一點點，這對於我後來走藝術的和文學的路幫助很大。

我從一位名師在研究所上了三年的詩詞，總算懂了一點，我一直想把詩、書、畫三者結合起來，可惜我的實力不夠，而且學的時間很短，一事無成。現在我把詩詞又放下了，因為作詩填詞太費思想，現在我不大願意過分動用感情，不過，最近我又提起了畫筆。現在科學之進步一日千里，尤其是尖端科技更為流行，一切希望你多加努力！四十歲正是最成熟的時候，年齡不會限制人的學習能力，能不能接受是心態問題。我有些東西是六十歲以後才開始學，比起年輕人來並不慢。爸爸現在之用功和精進，年齡沒有給他限制。

吳叔叔和嬸嬸他們的學力特佳，你要學什麼可以向他們請教。求師要緊，尤其是名師。我很幸運也很感謝，這麼多年來我都在名師指導之下，不管遭遇到多麼困難、多麼傷痛的事故，我都能過得去和站得起來。我的書法課有七年的全勤紀錄，其他許多門課我也能保持三兩年。而且現在還有課在繼續之中，這是我最大的滿足。我沒有物質的慾望，沒有金錢的積蓄，但在精神方面我覺得非常富有。一枝畫筆，我可以讓滿屋子開出花朵，雖然無香卻有色，這不是很好玩的事嗎？

最近參加書法展以文會友，看看人家的也給自己增長見識，別人的努力也可以給我們鼓勵。我的老師是位大書法家，今天下午我還在上他的課，一百分鐘他講的一個專題：「習字為什麼要從碑帖入手？」七年來我

聽過他上百個專題，真是百聽不厭，從照片中你可以認識一下我的老師和他的書法。

我給你寄幾張我們的生活照片，其中一張是爸爸三十多年前照的，你看：峴兒的臉型多像爺爺。另外一張是爸爸在專題演講時的鏡頭，最能見出他的風采。希望你好好的收著，因為只有這一張，另有兩張是上週在展覽會場中照的，背後的「心經」四屏和大篆--「石鼓文」四屏，都是我的參展作品，篇幅很大，每幅都是宣紙對開，一共八張，作品並不夠好，到也費了我一番心力，得有點耐心才能處理。寫字確能鍛鍊人的耐力，所以我希望你教孩子們寫字。另一張是我前年展畫時在會場照的，旁邊站的那位夫人姓楊，她和她先生以前在印度時和吳叔叔認識，楊先生在此講學兩年，去年暑假後才回美國，最近有信來，還提到吳叔叔。你可以問問吳叔叔還記不記得他們？其他兩張，一張是我填的詞老師寫的，一張是老師開個展的時候我給他寫的「讚」，都是些有紀念性的，希望你喜歡。以後我會為你有系統的整理出照片簿，告訴你我們的生活情況。二十年的山居生活平淡，衣食簡單，很少交際，與書本畫墨為伍，倒也清靜。

我很想知道一些你們的日常生活情況，天各一方，隔離的太遠了。說到此處，真令人耿耿於懷，我不知道你們有甚麼需要，缺什麼。我們能給你什麼幫助？過去我們都太感情化，沒有談到實際的生活，現在我們應當盡量的互相理解與溝通，甘苦共嚐、患難與共。父母子女之間應有真的感情和關懷，過去我們對你沒有照顧，沒有盡到撫養教育之責，覺得非常歉疚，現在我們應當有所補償。上次信中我曾說過，將來對巍和峴的撫養教育，我們會盡全力，你們夫婦可以放心！過去我和爸爸離開家時沒帶出任何東西，只有奶奶給了我幾件紀念品，我帶在身邊。我把這點東西分為三份，她們姊妹各一份，我也給我的媳婦留了一份。雖然那個時候我沒有得到你們的消息，但是在我心中，我相信我一定有兒孫，將來我會把東西給捷媳，由她傳下去。我也會留給你一點家中紀念性的東西。但都沒有金錢的價值。

我和爸爸白手成家，一生平淡，過著非常艱苦的生活，爸爸年過七十，仍為衣食而工作，但我們絕不怨，艱苦是人生最好的磨練。假如我們是溫室中的花朵的話，我們不是早就凋謝了嗎！我願你學爸爸，他非常理智，

不怨不尤，面對現實，待人溫厚，對事負責，是一位仁者，也是一位學者。我一生以他為榮，我也願你有一位如此的父親為榮。

多愁善感會傷人，人生要樂觀，要進取，活的才有意義，我們可學的東西太多，可追求的學識也太多，每一件事物都能引起我們的興趣，何況你是學科學的。我學佛，但我不迷信，我追求的是入世的大乘人生哲學，而不是出世的小乘哲學，離世間法即無佛法，這是佛學上的一句名言。誰都可以修心、靜、定、慧，沒有什麼形式，也沒有甚麼執著。在某一個時期，確能幫助解脫煩惱，看開一切、樂觀、感謝、覺得天地是多麼美好。天地萬物與我同在，是多麼富有。學理科的人對哲學更容易理解。但對不太深的問題不要太快的下斷語，虛心的求教，這是做人和做學問應有的態度，尤其不能對一種沒深入研究的問題而有所誤解。吳叔叔在印度多年，各方面的學識他都非常豐富，有問題可以向他請教，那是長者也是良師。只可惜你離爸爸太遠，不然他能替你解決各種問題，他的淵博不下於吳叔叔，他們真是學有專精，我在研究所唸過他好幾門課。

信一寫起來就收不住口，我像是有太多的話要跟你說，每一件事我都想詳詳細細的告訴你，但是終覺紙短情長！我不論是寫信或是作文章常常會跑野馬。不像爸爸多一個字也不浪費，他的文章是出了名的乾淨俐落。我除了作律詩、絕句、填詞受格律的限制不能亂寫之外，寫古體詩不論是七言還是五言，我仍難改跑野馬的毛病，現在夜已深，我要收筆了，下次再談，問捷媳和兩位孫兒好。見了吳叔叔和嬸嬸請代我們致意！

祝 大家新年快樂

媽手書 一九八三年元月七日深夜

### 方謙光給方師母的信(九)

媽媽：您好！

今天收到了由艾小姐轉來您元月七日寫給我的長信及十張照片，我在燈下反復地閱讀，認真地領會信中深刻的內容。由於我想知道的和想要告訴您們的事情太多，而且有很多事情並非筆墨能夠形容，只好暫時克制自己的感情，等見到妹妹時，把那些事當故事講給她聽。我一直在認真地思考著這樣一個問題，我現在上有父母，下有孩子。我既是兒子又是父親，我應當怎樣做才能夠真正對得起孩子和我的父母雙親，我沒有什麼禮物可